

川西的“幺妹灯”

四川 陈长建

上个世纪80年代的川西老家,虽已包产到户解决了温饱,但精神生活还是很贫乏。因黑白电视并不普及,除夕之夜最大的期盼不是现在早已习惯的春晚,而是守夜之时全家在小屋围着火堆听长辈摆“龙门阵”。树根燃起的熊熊火光中,长辈们从一年辛勤的劳作中放松下来,悠然地讲着东家趣闻西家轶事,间或穿插着自己的往事。对孩子们来说,春节的高潮不是一年才发一次的压岁钱,而是去与期盼已久的“幺妹灯”会合。

“幺妹灯”流传于四川蒲江周边一带,据传是成型于唐宋、有着千年历史的闹新春的乡间习俗。因其本土化、民间化、口语化的艺术形式和演出的爆笑风格,有“川剧活化石”和“川版二人转”的美称。俏皮搞笑、通俗易懂,欢乐喜庆,老少咸宜,使得“幺妹灯”成为儿时过年追逐的娱乐节目。“幺妹灯”挨家挨户地拜年,每到一户农家门口,就会唱寓意吉祥喜庆的拜年词来报门,等主家接灯后才能进门。进门后,穿着艳丽、故作妖娆的“幺妹子”和扮相滑稽、动作夸张的“花鼻子”就会在鼓乐声中登场,然后根据主家摆的“玩意儿”进行演出。主家指着水缸,“幺妹灯”就唱《王大娘补缸》;主家拿出剪刀、布,“幺妹灯”就唱《龚裁缝偷布》。机智的反应,即兴的说唱,绝妙的默契,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场上“幺妹子”和“花鼻子”的表演技巧和临场发挥水平。

在儿时的记忆中,《王大娘补缸》和《龚裁缝偷布》是听得最多的节目。没有华丽的唱词,没有生冷的绝句,不俗还雅,不生还亲,亦庄亦谐,亦闹亦趣,农院可放歌,田间可起舞。锣鼓声、铙钲声、胡琴声,令人陶醉,鼓掌声、欢笑声、叫好声,惹人兴奋。“幺妹灯”的精彩表演和追灯人的孜孜不倦、痴迷陶醉,永远地留在了儿时的记忆中。

如今,春还是那个春,灯还是那个灯,也许是年已不复旧,人已非从前,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不断丰富,慢慢淡化了追灯的冲动。只是,偶尔忆起时,耳边仿佛还萦绕着“锣鼓喧天拜新年,我牵幺妹走上前。主家好客摆烟酒,我牵幺妹往里走”那优美的旋律和朴实的唱词。

海老爷岛上的“佯扫地”

浙江 张蓓燕

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年,我和父亲一起坐船去舟山海老爷岛过年。一上岸就是长长的坡路。在坡路两旁,渔民们把渔船上的彩色旗帜挂到门口,有菱形的、长方形的,还有三角形的,上面写着“令”字。父亲告诉我,这些旗帜都是从普陀山请来的,上面还盖着书本一样大的佛印。

父亲的朋友家正在谢年,两张八仙桌上摆满了供品,一只光着白白皮的羊搁在中间,背上插了把明晃晃的刀,嘴上咬了根葱。按照当地的风俗,谢年要挑海上涨潮时,意味着明年的财运像潮水般涌来。

刚进门,东家婶婶就给了我一个厚厚的红包,上面印着两条飞舞的龙。不一会儿,门口来了两位拜年的客人,不进家门,就在门口大声说话,周围马上围起了很多人。拜年的客人和我们一样,也是父女俩。那位父亲的头上套着一只龙头,有两只长长的角,也有龙须。龙头绿色,画着银白的鳞片,那位父亲的脸从龙的大嘴里露出来。

在当地,捕鱼人都崇拜龙,认为大海的浪潮就是龙的身体在推动。渔民希望得到龙的保护,在大海上行船平安,还希望龙保佑多捕到鱼。龙到了家门口,是很吉利的事情。

那位客人向主人家拜年以后,就卸掉了龙头,拿起一把扫帚,开始跳舞了。围观的人们都让出地方来,看他表演。父亲告诉我这舞蹈叫“佯扫地”,也可以说是模仿扫地。

哪得啦,一扫帚扫到东/老板屋里五根活蛟龙/黄龙盘谷仓/青龙盘水缸/黑龙盘火缸/红龙盘神堂/……

哪得啦,一扫帚扫到南/老板屋里千大对/一网掏两载/快快回洋来/鲜鱼赶卖场/儿孙进考场/吃有多、用有长/老板做人称心勿称心/……

演唱完毕,围观的人们都给赏钱,有一元的、五元的,有十元的。收钱的是那位女儿,她穿着大红的棉袄棉裤,脸上白白的,扎两个羊角辫,极有年的味道。

如今,海老爷岛上的居民都搬迁了,那座岛上再也没了“佯扫地”和围观的人群,可我常常怀念岛上的那个年,怀念那位舞龙的父亲和穿红袄的女孩。

土家人的年三十

湖北 黄念清

1972年的春节,我12岁,从湖北恩施考入省京剧团参加工作后,已有一年多没见到父母。经过三天两夜的转船转车,我在春节前回到了家乡。

第二天是大年三十。一大早,我就被父亲生炉子的动静吵醒。在恩施老家,火伴随人的一生,即使是炎热的夏天,火堂里也必须有火的。我家的火堂是一个距地面近1米的地板房,房中间用泥巴垒起了一个大火炉,中间烧煤炭,炉边放着茶壶茶具。每当一炉煤炭烧过之后,就要掀开地板,将炭渣清除,再用硬柴火引燃,等火旺后将地板复原,如此日复一日。

土家的年夜饭很简单,尤其是在那个时代。我家地处二高山,山田多,水田少,平常都以玉米、土豆、红薯、小麦为主要粮食,但过年还是有大米吃的。菜主要以腊肉为主,说是腊肉,其实都是当年冬腊月杀的年猪。土家人喜欢将鲜肉用盐腌上几天,然后用松枝烘烤,便成了腊肉。

腊肉有多种做法,有腊蹄、扣肉、炒肉和年肉。说起这个年肉,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会望而生畏:约5指宽,4指厚,裹上糯米在木桶里煮熟后,足有半斤左右。别看它样子吓人,其实肥而不腻,味道鲜美,是过年必须要吃的。

父亲将火生好后,就忙着打扫房屋和院子,母亲在灶屋里忙着洗刷刷。不到中午,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相继传来,它是一个信号,表明某某家吃年夜饭了。渐渐地,鞭炮此起彼伏,整个山村响成一团。

听着别人家鞭炮响了,我急忙跑进屋问:“饭好了没有?”母亲忙说:“好哒!好哒!”父亲从房里拿出一捆早已准备好的土鞭,要我随他在门口场坝里放。和父亲一起放完鞭后,我们一家三口就开始吃年夜饭了。

吃完年夜饭,父亲打着火把带我去给屋后山上爷爷奶奶的坟上送灯和一些饭菜,回来后就忙着收拾屋子,因第二天大年初一,亲戚要来拜年。母亲在灶台上忙完后,将核桃、栗子、板栗、苞片等早已准备好的小吃一一用盘子装好端出来,放在桌上,然后从她的青褂蓝布衫里拿出来10块钱给我做压岁钱。说:“青娃儿,今儿晚上莫睡哈,守岁!”就这样,我和父母围着火炉,讲着故事,度过了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除夕之夜。

编者按

又是一个中国年。

中国人的春节,是团圆的春节。回家过年,是中国人内心最浓郁的情感。人们渴望全家团圆,渴望热热闹闹的活动、丰富多彩的民俗甚至虔诚严肃的仪式,因为这些,会营造出浓浓的年味儿。

中国人的春节,是各具特色的春节。从东海渔村到彩云之南,从冰天雪地到花红柳绿,虽同处春节,同是团圆,但不同的民俗和习惯,却将年染得五彩斑斓。

中国人的春节,又是回忆中的春节。紧张快捷的现代生活以及急速发展的城镇化,改变了城乡的模样,也迷茫了回家的路。如今,在很多人看来,尽管故乡还可以回去,但春节里的年味已成远去的乡愁。



年味与乡愁

客家新年“开大门”

福建 简彪

在闽西赣南粤东的客家人聚居地,有一个延续千百年的传统仪式,这是和吃年夜饭、祭祖一样重要的习俗——“开大门”。

客家人认为,新年并不是从正月初一零点开始的,而是按照“黄历”推算出一个准确的时间点(一般是凌晨,每年不同),以及当年运道的方位。这个时间点,便是新年到来的标志,是“开大门”的那一刻,这个方位则是未来一年的重要指向。

“开大门”时间将到,客家人会在家中天井燃香敬神,这也是一年的结尾。“敬神”之前,要在大门外空地上提前铲来一块泥,用红纸覆盖,这里就是开大门后插香烛的地方。然后,家长(一般是家中的男主人)会点燃1对蜡烛、3支粗香、4支细香,准备好香纸、鞭炮以及3味斋敬(如香菇、苹果、糕点),然后家中全体成员分次序拿好物品,静静等待。“开大门”时间一到,家长用力拉开大门,同时迎门高呼“开门大吉”,迎着大门顶晃动的红灯笼,走向大门外的预定方位,其他人迅速跟上插上蜡烛。接着,众人要根据顺时针方向持香鞠躬,在不同方位对应财福寿喜诸神“讲好话”,类似于“出门求财运应手”。接下去,就是再次对着当年运道方位三鞠躬、上香、烧香纸、放鞭炮。放的鞭炮一定是红色的,许多家庭喜放用“千响炮”“万响炮”。

小时候,我总是拿着细香,远远侧着身子,手抖着把鞭炮点燃,然后一下跳出老远,猛听鞭炮声震耳欲聋,满地电光闪烁,留下灿若云锦的满地红色纸屑,以此祈盼一年红红火火。

放完鞭炮和烟花,全家人互致新年祝福,这便是初一的开始。从这一刻开始,客家人会一直开着大门,点着灯笼,直到初三。如今,“开大门”的习俗仅在客家的农村里延续,城市已没有了“开大门”的条件。

大山里的彝族春节

云南 张跃

在中国著名的锡都个旧市南部山区,有一个彝族村寨,名叫他期,彝族传统文化就在这个与世无争的村落中自然地沿袭着。但个旧作为产锡之地,很早就融合了丰富多彩的异域文化,作为距个旧市区仅28公里的他期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,春节就是其中之一。

1976年的春节至今记忆犹新。此前一年的8月,刚过17岁的我与18名年龄相仿的同伴随着“上山下乡”的浪潮,来到了完全陌生的他期生产队插队落户,半年后迎来了第一个他乡的春节。

腊月的他期,2127米的海拔使它还笼罩在冷风习习的冬日。从腊月二十五起,全村130多户人家就开始宰杀养了一年多的肥猪。生产队长姓李,是一个结实红脸中年汉子,他看我们这些小知青恋家,就请所有人到他家过年。村里的民居为土掌房,一般为两层结构,楼上住人,楼下用来待客、就餐、放置生产生活用具。吃年夜饭并不固定在除夕夜,而是从腊月二十五就开始了,因为村里的亲戚们要轮流请客、赴宴,通常会持续到大年三十。由于到李队长家吃饭的人多,年夜饭地点选在了院子里,共有10桌,从下午5点开始。按照传统,院子里铺满了前一天从山上“掬”来的青松毛,12碗肉、菜就摆放在上面,青松毛的清香钻到鼻子里,非常惬意。开饭前,李队长先向一层堂屋供奉的先祖祭拜、祈福,然后所有人依次跨过门前摆放的火盆,以此祈盼红红火火。酒必不可少,是自家酿制的苞谷酒。席间,大家一起唱歌跳舞,持续到深夜。那个年代虽然已经通电,但村里还没有电视机,广播室向全村播放的是红歌,伴随着家家户户的年夜饭。凌晨1点,李队长带上水桶上山去“抢”新年的第一桶水,期盼新年大吉。

大年初一,村民们都起了个大早,在放过炮仗(鞭炮)后,互相串门道喜。早饭则各自回家吃糯米饭、苞谷粑粑。中午,穿上传统彝族服饰的村民聚集在村中的空地上举行对歌、转秋、摔跤和射弩比赛。

五十年前的北京年夜饭

北京 郝庆丰

北京人除夕晚上的年夜饭是必不可少的,也是全年最丰盛的一次晚餐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,可没地方去订年夜饭,一切都得自己动手做。从腊月初八家家户户泡腊八醋(蒜),就开始有了年味儿,春节前好几天就得准备大年三十的年夜饭了。

那时家里烧煤炉,炉子上的油锅冒着热气,把擀好的面片切成小长条,在中间切两个口,拧一下,放到锅里炸成金黄色的排叉。围着火炉看着面片翻滚,渐渐地变成金黄色,用筷子夹出来放到盘子里,香喷喷的。

除了炸排叉,还要做很多北京小吃。比如,把江(糯)米面蒸熟,擀成片,撒一层炒熟的黄豆面,卷起来做成驴打滚;把江(糯)米蒸熟,用白糖、芝麻、花生做馅,包成拳头大的圆形,做成艾窝窝;白菜用火焯一下,放入烤熟的芥末,密封后放到外边冻起来,做成老北京人喜欢的芥末墩。很多人喜欢打豆儿酱;肉皮、花椒、大料、葱、姜一起放到锅里,直至肉皮煮烂,再放进豆腐干、青豆、腌芥菜头等,凉后有点像肉皮冻。吃饭的时候挖出一块,带着冰碴放到盘子里,看着就凉快,是真正的凉菜。

年夜饭里最大的“工程”要算吃涮羊肉了,买来的羊肉要放在外边冻起来,还不能完全冻透。之后用菜刀一片片地切薄片。那时家里的菜刀比较钝,切一会儿就得用磨刀石磨几下。一家五口人吃顿涮羊肉得切上一两个小时。那时用的是铜火锅,除了准备肉片,还得烧炭。在院子里用砖头围个圈,把大块的劈柴点着,烧到七八成的时候把火灭掉,就变成黑色的木炭了。吃火锅时把报纸放到锅子的炉膛里,再放进木炭。从下边点火,然后用扇子猛扇炉口,让木炭着起来。一家人围着火锅涮着肉,还得不停地忙着加炭扇火,其乐融融。

除夕夜吃饺子那是必不可少的。讲究点儿的是肉丸的,一般家庭舍不得吃,就做白菜肉末馅的。更有做成素馅的,用虾皮白菜韭菜排叉做馅。全家人围在一起,擀皮拌馅包饺子聊天,就等着夜里12点饺子下锅了。

那年月,平时很少见油腥,而在春节,四合院里家家户户都会烧猪肉煮鱼,院子里从早到晚飘着肉香,过年的气氛特别浓烈。

(黄卓、王子维制图)

关中的躬身一拜

陕西 秦毅

我的家乡在西安。儿时,我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有点畏惧在大年初二去姥姥家,因为那里的拜年绝不是简单地动动手,而是有着严格的一拜。

大年初二,我斜坐在自行车横梁上,被父母带至姥姥家。还没有完全摘下帽子和手套等,就要按照妈妈在路上的叮嘱,响亮地叫一声“姥姥,我给你拜年了”,然后将举起的手掌按在地上,双膝跪地,叩头拜年。此时,姥姥瞬间没了之前的严肃,心肝似的叫一声“我娃,快起来。还没垫个垫子,当心把新裤子弄脏了。”说着,一个红包就塞到了我的手里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妈妈和爸爸也要依次上前说,“妈,我(还要加上自己的小名)给你磕头啦。”而后长揖,再屈膝下跪磕头。

当然,姥姥家还有长辈舅舅和妯娌,不过在我的记忆中,他们二人却是不肯让我那个已经具有自我意识的大小孩下跪磕头的。“你姥姥个老脑子,瞎讲究。”妯娌在阻止我磕头时常这样小声说,早早地把压岁钱给了我,并打发表兄带我玩去了。有时,姥姥还关切地问我,初一早上给妈妈磕头了没?我会点点头,虽然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。

我清楚地记得,有一年我一人留在姥姥家守岁。翌日,一觉起来,踱步来到姥姥的房间,却正看到舅舅跪在地上给姥姥磕头。还不太清醒地我先是愣了一下,在被舅舅招去给姥姥磕头拜年后,方明白拜年,真有那么庄重地一拜。

随着姥姥、母亲的相继去世,没有人再要求我在新年里叩头拜年了,我也不打算把这种要求强加给我的小辈,但心底里,对长辈有那躬身一拜,足矣。